

诗路放歌

教师颂

◆ 陈勇 段亚萍

站在人类灵魂的高坡上
你,就像一盏能够世代传递的灯
永不熄灭,永不停顿
可以穿越黑夜,穿越生命的空洞
可以穿过无知和愚昧
可以用智慧抚摸后来者的头顶
引众人走出自我逼仄的天井

有时候,你更像是一团火
一团照亮内心、贯通宇宙的火
那裹着温暖与明亮的光芒
唤醒了原本沉寂的星空
那挂满灯笼的夜色连接着黎明
从牙牙学语的童蒙,开启梦想的少年
到一路芳华的青春,还有许许多多
拒绝落幕的夕阳红
人生的旅途只要不停
你的光,你的电,你的声
就像星辰大海,成为人类永恒的布景

三尺讲台,从来都不是一种物理局限
更不会成为思想驰骋的围栏
只要伫立于讲台,你就成了一座山
一座四季常青、柳暗花明的山
一座登上你的肩膀就能眺望远方的山
这座山的高度,与海拔无关
却能极大地增减登临者面朝世界的视线

或者,你更应该被称作灵魂摆渡者
每个渡口的行船,爱心都拉满了帆帆
你掌舵,或摇橹,或拉纤
目光坚定,只为将众生送达彼岸
江河不废万古流,这经年累月的摆渡
好比不断孕育着新人生的摇篮
让所有生命的过客有一种获得感
也让人类的未来,用一代代薪火相传
在期盼与探索的荆棘之路上
带足与每一个梦想相匹配的盘缠

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绵延不绝
一条或明或暗的线索,做着最悠久的连接
教师,恰恰给了这坚韧的文明
最强劲的造血,和最为忠诚的续约
从三千弟子中带出七十二贤人
万世师表恰如明月,孔子的眼里是智慧的台阶
他的时间坐标,容得下整个世界
也为浩瀚的历史星河,书写了最耀眼的一页
就算置身于一个杂色纷乱的乱世
那睿智的光芒依然在匆匆赶路,不舍昼夜

头顶有星空,心中有道德,脚下有远方
无数先知先贤以教师之姿,走进岁月的请帖
也有诸多学界泰斗和人生楷模
宁愿在三尺讲台上耗尽毕生的心血
史书上,埋头可见的是老子、荀子、鬼谷子是
留下长长背影的朱熹、韩愈、王阳明
近代有大学里开“学术”“自由”之风的蔡元培
所有的大志远望之道,育经邦济世之才
带领整个族群在时间的岸边展开春游的教师
都将成为其所处时代里最有温度的中国结

“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
桃李满目,织就的是永不凋谢的繁花锦绣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对学生无私的奉献,是人生最大的富有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教与学之间,知识的甘霖或许无声却也无价
是谁,面对台下渴望的眼神传道授业挥舞长袖
又是谁,为一代代学子打开智慧与心灵的窗口

教师,这世间最伟大的职业之一
你若以之为神圣,便自有一种光环伴你左右
守着三尺讲台,足不出户也能四海遨游
把荒芜的沙洲变为理想的绿洲
让祖国的每一寸山河都变得钟灵毓秀
当新时代钟声敲响,节日的华彩为你点亮
我们要为你长歌一首,致敬你德艺双馨
仰慕你以奉献精神铸就的人间风流
看吧,今时今日,你依然伫立时间之上
和古圣先贤一道,一边举起民族复兴之梦

面对两份文件可能造成的被动局面,楚建功苦苦思索着应对办法。渐渐地,他明晰了一条思路,起身向罗广建的办公室走去。一推开门,他开门见山地说:“广建,两份文件都看了吧?喜从天降,大喜啊!明天我们向党委、政府班子传达,后天开三级干部会,传达贯彻到村组干部,你主持会议,我来传达动员。镇里成立个扶持专业户领导小组,我任组长,柳林任副组长,他现在既是副书记,又是代理副镇长,明年春天镇人大开会,增选为副镇长是明摆着的事。镇里的中心工作,让柳林放开手脚干。柳林任领导小组组长,党办的马大勇兼主任,不能只有领导,没有具体跑腿办事的,听说洗涤剂厂有个董大翠应付个场面还可以,又和柳林一个村,人熟,便于他指挥。给这个董大翠借到领导小组用一段时间,工资由厂里开,省了镇政府的事。你看这样安排可以吧?”

罗广建一时看不出其中的玄

师恩难忘

直到今天,我不敢在公众场合开口说英语。我那蹩脚的英文发音屡屡被女儿戏谑、纠正,内心充满了自卑。有什么办法呢?教英语的天荣老师,在我的学习生涯里留下了一个无法弥补的口语漏洞。

我只在初中三年学习过英语,天荣老师就陪伴了我们三年。他是个半路出家的老师,从未接受过正规英语教育,这是我偶尔偷窥其他班级年轻老师的英语课时发现的。

开学那天,他走进教室,宣布自己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和英语老师时,我是充满了期待的。初秋,矫健的步履里携带着力量和速度,仿佛随时可以带着我们向前奔跑。是上午,一缕阳光从东窗斜射进教室,一切都是热烈而充满希望的样子。他的发丝清爽、蓬松,一根根听话地倒向后边,白衬衫下是紧绷的结实的胸肌。他的声音浑厚,说话时喉结上下移动,像是里面藏着一只欢脱的小兔子。精力旺盛、掌控力强,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书人书话

陈州笔记穷尽人间万象

◆ 赵敏

孙方友的新笔记小小说在当代文坛自成一家,亦庄亦谐,厚重深邃。《陈州笔记系列》可谓穷尽人间万象,各种各样的人物在人生大舞台上粉墨登场,开始了各自的精彩表演。我惊异于作家孙方友人生阅历的丰富,也许是因为他的世运不济和命运多舛。诗圣杜甫有诗云:“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正因为孙方友命运多舛,成就了他的文学事业。文学艺术的源泉都是从社会生活中来的,他写到了许多社会底层人物,有女保镖、女侠、丫鬟……发生在这些人身上或疯疯癫癫、奇奇怪怪,初看似乎荒诞不经,仔细想来又在情理之中。

中国文学史上刘义庆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语言简洁明快,含蓄隽永。往往三言两语刻画出一个灵动的人物形象。孙方友的《陈州笔记系列》,也有世说的风格。例如《女匪》,这位女匪竟是大家闺秀,干绑票的事儿又不同男匪。她们多是“文绑”,绑票往往是血淋淋的,而女匪干得文质彬彬,有礼有节有智慧,出人意料。谁也不能说自己读书破万卷,孙方友小说中出场的人物之多,《陈州笔记系列》是前所未有的。孙方友在《仙乐考订》中写到了许多各不相同的人物,灵、异、疯狂、奇,人物如戏剧舞台的生、旦、净、末、丑各不相同。人生一场戏,戏的动人之处在于戏剧性,内容的波澜起伏、情节的荡气回肠而引人入胜。

必了,利息怎么能不还呢。什么?那不是无主管企业,镇里刚开完会,明确了分工,以后厂里生产经营中的事由柳林副书记协调。对,任两个职务呢,我也不清楚。放心吧,他有这个协调能力。好,回头见。”

“球”轻轻松松地踢到柳林这里。河西湾还贷贷款的协调会在洗涤剂厂会议室召开。

“柳书记,村里的贷款利息俺厂不能还,董事会有章程,屠厂长签的有承包协议,您看看吧。”洪丽丝坐在屠刚身边的沙发上,说过这番话,她拿起厂里的两份文件的复印件放到柳林面前的茶几上。

“厂里和村委会有什么协议,那是你们之间的事。”何宏说:“本来按规定贷款时就要扣掉半年的利息,又说了有承包协议,您看看吧。”洪丽丝坐在屠刚身边的沙发上,说过这番话,她拿起厂里的两份文件的复印件放到柳林面前的茶几上。

“马自有去了一趟洗涤剂厂,屠刚刚回答得挺干脆,年底分红,该给村里分多少钱一分不少。”马自有没有辙了。一边坚持年底分红,一边催着付息,刘三喜夹在中间左右受气,憋屈得透不过气来。楚建功一指点,刘三喜看到了一线希望,他转身向柳林的办公室走去。

点点了刘三喜,说通了罗广建,一回回到办公室,楚建功要通了农信社的电话。“何主任吗?你找我呀,不

我是一个听话的学生,从小都是。于是天荣老师灌输的知识和规范,我毫厘不差地执行到位。他很快发现我是一棵学习的好苗子,选了我做学习委员,又时不时在课堂上提问我,并且毫不掩饰对我的偏爱,人前人后表扬我,要其他同学以我为榜样。

关于英语,上初中前我完全是一片空白。他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教我们发音,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要我们背诵,默写,我全都牢牢地记在脑子里。偶尔他会提来一个录音机,放一小段英语磁带,我隐约感觉磁带里的读音似乎不像他教我们读的那样,但依然相信老师肯定是对的。况且,我已经习惯了他的声音,无比亲切,无比自信,足以覆盖任何质疑。

很快,全县英语能力选拔赛来了。天荣老师对我寄予了厚望,他认为,我一定能被选上。然而我稀里糊涂地落选了,被选上的,是他并不看好的另外两个女同学。事情的结果也正如他所料,她们去县城参赛后,毫无斩获。天荣老师有满腹的不甘。记得落选那天他

荐书架

《江东梦》:展现近百年中国青年生活史

◆ 于文聆

近日,著名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的“青春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江东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小说讲述抗日战争时期,乱离之下下一代人的热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长江边的江东市里,一座德茂公寓见证着历史的风云变幻、人们的命运流转。民间艺人的说书与暗藏玄机的歌谣,勾勒出战争背景下世界的苍茫一片。战争打断了爱国商人董家平静的生活,也激发了人们顽强的生命意志。在乱离中身不由己却从未放弃追寻的三姐妹,整整一代人的传奇经历,铸就了民族史诗般的青春之歌。

张柠没有渲染战争的残酷,也没有刻意拔高人的意志。它就像我们的父母、祖父母,在身边低语着讲起一段往

事。为了将生命的温度投射进虚构的小说,张柠下了很大功夫。《江东梦》有一部分故事缘起于张柠父母辈的亲身经历和回忆,他为此搜寻到母亲留下的日记片段,以此靠近和还原讲述中的那代人。这个创作的过程,对作为小说家的张柠来说,也是一个回归和理解的过程,是真诚的回溯,他才能投入真正的情感。此外,历史小说对细节真实的要求提升了创作的难度。张柠为此查阅了几百万字的一手史料,小到钱币面值、水路航线,大到战争局势,都要耗费大量精力去了解。这也是为了在小说中更准确地复现当时年轻人的感受,使小说既能禁得起时间检验,又能让当下读者获得切身、亲近的阅读感受。

贾平凹在谈到《世说新语》时说,反映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阶层的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及清淡放诞的社会风气是记叙奇闻逸事笔记小说的先驱,是后来小说的典范。孙方友的《陈州笔记系列》创新发展了世说的优良传统,在当代小说中可谓别裁新体。孙方友的《陈州笔记系列》是民国年间各类社会底层人物的影视片,语言适合于人物身份与性格,记叙则怪诞离奇。鲁迅在答北平杂志社关于小说问题时说:创作要怎样才好,宁可把长篇缩写成短篇,甚至小小说……《陈州笔记系列》多短篇,多速写笔记式,孙方友的成功我们认为大成功,是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开了先河式的成功。

孙方友笔下的人物性格突出鲜明,故事情节一波三折,其中好多篇可以作为长篇小说素材使用,而孙方友却用速写的手法写出来,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作者用极俭省的笔墨,用小小说的形式,此举值得那些故意把速写的材料拉长成篇的作家学习。

有的作品故事情节并不长,而作者却大肆铺陈渲染,就是鲁迅批评的那种硬是把速写的东西,放慢成长篇巨著,浪费读者时间和精力,的作家。孙方友的《花船》仅仅用了几百字,而扒蟹蛋的无赖尤三的形象就跃然纸上。这篇真称得上短小精悍,表现出典型的“孙氏风格”。

“欠钱不还,你倒成大爷了。”何宏苦笑着说:“刘支书,天底下能找到你这种人吗?”“前几天还说还 10 个月的利息,领导一出面说成一年。”刘三喜仍然没好气地说:“拿领导压俺咋着?”“听我说嘛。”何宏心平气和地说:“前些天我看过洗洁剂的报表,效益很好。我跟着社领导汇报了这事。先付一年利息,满一年预付3个月利息,可以办理还贷手续。刘支书,这回满意了吧?”

“咋着俺都满意,反正贷的款都为洗涤剂厂盖房了。”刘三喜看了眼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的马自有,说:“这事他清楚,村干部半年多没领过一分钱。”柳林用眼神示意屠刚说话,他装着没看见,干脆把头偏向洪丽丝一边。柳林只得说:“屠厂长,谈谈你的看法吧?”

“柳书记,洪部长已经把把我的意见说了。”屠刚转过身来,笑容满面地说。“既然都说得差不多了,我提个疑问。”柳林说:“村里贷款为洗涤剂厂盖房,这是事实。洗涤剂厂承包人按合同办事,讲规矩,有道理。刚才我看了河西湾和农信社签的贷款合同,用厂房作抵押。屠厂长,你看这

◆ 朝颜

走进教室,瞥了我一眼,目光锋利得像在刺人,就差狠狠地训我一顿了。他终于逮着机会教训我,是在傍晚的休闲时段。彼时,我与几个女同学围在一张水泥石乒乓球桌前,一边你推我挡一边嬉闹个不停。他走过来,似乎不能接受落选的我竟然如此开心,如此没心没肺,疾言厉色地对我说:“就知道玩,还天天打乒乓球。”接着,顺势弹了我一个脑瓜崩。那脑瓜崩力道很轻,却是我上学以来第一次遭受到的打击。我登时懵了,感觉在大庭广众之下,自尊心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一连几天,我都不敢或故意不正眼看他。我坐在第一排,他上课时习惯捕捉我的目光,期待我举手回答问题,那些天却只看见一颗低垂的头。如今想来,那个脑瓜崩应该是带着父亲般的慈爱与恨铁不成钢的双重意味,而我的表现,既有发自内心的害怕,也有些微赌气的成分。

我没有想到,天荣老师会为了我安排一场特殊的班会。那天,他神情庄重,领着全班同学来到校园后面的铜钵山脚下。野外班会的形式,于我们太过新鲜。大家在一片草坪上席地

人与自

◆ 于文聆

事。为了将生命的温度投射进虚构的小说,张柠下了很大功夫。《江东梦》有一部分故事缘起于张柠父母辈的亲身经历和回忆,他为此搜寻到母亲留下的日记片段,以此靠近和还原讲述中的那代人。这个创作的过程,对作为小说家的张柠来说,也是一个回归和理解的过程,是真诚的回溯,他才能投入真正的情感。此外,历史小说对细节真实的要求提升了创作的难度。张柠为此查阅了几百万字的一手史料,小到钱币面值、水路航线,大到战争局势,都要耗费大量精力去了解。这也是为了在小说中更准确地复现当时年轻人的感受,使小说既能禁得起时间检验,又能让当下读者获得切身、亲近的阅读感受。

毕竟已是入秋,阳光也多了一丝柔顺和恬静,从层叠的枝梢间洒落,涓涓淅淅、潺潺涓涓。我坐在道旁的木椅上,一任阳光漫洒,将我和身旁的树木、草丛、青石,以及青石罅隙间深绿浅翠的青苔,共同浸融在一潭细碎斑驳的波光中。荡漾,浮沉,流淌。逃离光影中,时间在流淌,阳光在流淌,空气在流淌,草木在流淌,苔藓也在静静流淌。流淌的青苔,淌过湿润的泥块、裸露的树根、堆积的枯枝,淌过青灰的砖瓦、土黄的颓墙、苍白的石阶,淌过蜿蜒的小径、崎岖的池岸、嶙峋的叠石……它悄无声息、慢条斯理,又势不可挡、风生水起。我看不出它的源头,也看不见它的尽头。只见青苔过处,荒芜着染了绿意,枯朽具有了生机,死亡重换了生机,坚硬变作了柔软。青苔在缝合和重构着这个世界,使得所有的空白和裂缝、寂寥和残缺之处,重又泛出欣欣然的生机。

青苔,仿佛天生就应与寂寥相伴。“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岁月深处的院子是寂寥的,久无人问,青苔盈径;“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远山幽谷是寂寥的,悠长的时光在枝干上堆叠起薄薄厚厚的青苔;“青苔古木萧萧,苍云秋水迢迢”,深树密林是寂寥的,虽然天青云白、红叶烂漫……但是,青苔并不以为意,与青苔为友为师的诗人更不以为意。读过“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不妨去读一下唐朝诗人杨炯笔下的青苔,也是如此的青翠欲滴,使人神往:“夫其不为让也,每遇燥而居湿;其为谦也,常背阳而即阴。重幽秘宇兮不以为荣,幽山穷水兮不以沉。有达人卷舒之意、君子行藏之心。”卷舒自由、生境自然,青苔有君子之风,无需过多的阳光和土壤,也无需过分的关注和激励,越是人迹罕至,越是荫翳蔽蔽,青苔越是青翠可人,越是盎然繁茂。

同为“初唐四杰”的王勃也写过一篇《青苔赋》,其中有“耻桃李之哲芳,笑兰桂之非永。故顺时而自竟,每乘幽而自李”的名句。顺时而自竟,乘幽而自整,点化出青苔的生命精神、青苔的生存哲学。顺时而自竟,是一种“隐忍不发”的智慧,也是一种“蓄势待发”的智慧。平素里不事不存,一旦时机成熟,也要绽放自身的姿彩,“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青苔是自然界中之至微者,非草非木、无果无根,但也莫轻视了它。它已在山川土石间隐生了数亿年,遍及热带、温带,甚至是寒带地区,一团团绿色的生存能力。它是大地的皮肤,它是自然的表情。一片青苔就是一个精微的世界。我曾俯下身,与它平视,凑近它,再凑近它。我的眼前,呈现出一片微型森林。细细的绒毛,林林总总;旺盛的脉络,盘枝错节,千姿百态,妙趣横生,各具华彩。近在眼前的那一团团绿莹莹、毛茸茸青苔,不由得令我想到眼下的“漫”、碧水轻流,烟云四散;想到汉字的“漶”,水汽弥漫,朦朦胧胧。

这个秋日的午后,我在椅子上足足坐了两个小时。这是独处的两个小时,也是与身边的阳光、树木、青草,以及青苔共处的两个小时。“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苍苔漫漶,任由青翠的苍苔染绿我的衣衫,染绿我的心情,也染绿午后的光阴,使我也终化成熟秋阳里一汪葱绿的苍苔痕迹。

“欠钱不还,你倒成大爷了。”何宏苦笑着说:“刘支书,天底下能找到你这种人吗?”“前几天还说还 10 个月的利息,领导一出面说成一年。”刘三喜仍然没好气地说:“拿领导压俺咋着?”“听我说嘛。”何宏心平气和地说:“前些天我看过洗洁剂的报表,效益很好。我跟着社领导汇报了这事。先付一年利息,满一年预付3个月利息,可以办理还贷手续。刘支书,这回满意了吧?”

“咋着俺都满意,反正贷的款都为洗涤剂厂盖房了。”刘三喜看了眼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的马自有,说:“这事他清楚,村干部半年多没领过一分钱。”柳林用眼神示意屠刚说话,他装着没看见,干脆把头偏向洪丽丝一边。柳林只得说:“屠厂长,谈谈你的看法吧?”

“柳书记,洪部长已经把把我的意见说了。”屠刚转过身来,笑容满面地说。“既然都说得差不多了,我提个疑问。”柳林说:“村里贷款为洗涤剂厂盖房,这是事实。洗涤剂厂承包人按合同办事,讲规矩,有道理。刚才我看了河西湾和农信社签的贷款合同,用厂房作抵押。屠厂长,你看这

而坐,有些好奇地望着他。他先是分析了学校近几年的升学形势,怎样的成绩才有机会跳出农门,然后讲了几个优秀学子的故事,告诉我们,只有在中考中胜出,才有可能改写命运。

说着说着,他愈加动情,眼睛里竟噙了泪光。他说:“每个人的命运都握在自己手中,只有靠自己去努力争取。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英语老师,但是几经奋斗,我和他们站在了同一个平台上,这也是一种成功。”他是如此掏心掏肺,我承认,那一刻我被深深打动,也点明白校长如此安排老师的用意了。

从那天起,我重新开始主动迎上他期待的目光,投入了目标明确的学习之中。三年,无论英语还是其他任何科目,我都不敢懈怠。尽管我们的英语发音依然不那么标准,但是我的考试成绩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接近希望的曙光。

1994年,我如愿以偿,完成了命运的纵身一跃。我知道的是,那一年,在那所乡镇中学里,和我一样的幸运儿,只有两位。

另外两位,也是天荣老师所带的学生。

人与自

◆ 韩红军

毕竟已是入秋,阳光也多了一丝柔顺和恬静,从层叠的枝梢间洒落,涓涓淅淅、潺潺涓涓。我坐在道旁的木椅上,一任阳光漫洒,将我和身旁的树木、草丛、青石,以及青石罅隙间深绿浅翠的青苔,共同浸融在一潭细碎斑驳的波光中。荡漾,浮沉,流淌。逃离光影中,时间在流淌,阳光在流淌,空气在流淌,草木在流淌,苔藓也在静静流淌。流淌的青苔,淌过湿润的泥块、裸露的树根、堆积的枯枝,淌过青灰的砖瓦、土黄的颓墙、苍白的石阶,淌过蜿蜒的小径、崎岖的池岸、嶙峋的叠石……它悄无声息、慢条斯理,又势不可挡、风生水起。我看不出它的源头,也看不见它的尽头。只见青苔过处,荒芜着染了绿意,枯朽具有了生机,死亡重换了生机,坚硬变作了柔软。青苔在缝合和重构着这个世界,使得所有的空白和裂缝、寂寥和残缺之处,重又泛出欣欣然的生机。

青苔,仿佛天生就应与寂寥相伴。“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岁月深处的院子是寂寥的,久无人问,青苔盈径;“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远山幽谷是寂寥的,悠长的时光在枝干上堆叠起薄薄厚厚的青苔;“青苔古木萧萧,苍云秋水迢迢”,深树密林是寂寥的,虽然天青云白、红叶烂漫……但是,青苔并不以为意,与青苔为友为师的诗人更不以为意。读过“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不妨去读一下唐朝诗人杨炯笔下的青苔,也是如此的青翠欲滴,使人神往:“夫其不为让也,每遇燥而居湿;其为谦也,常背阳而即阴。重幽秘宇兮不以为荣,幽山穷水兮不以沉。有达人卷舒之意、君子行藏之心。”卷舒自由、生境自然,青苔有君子之风,无需过多的阳光和土壤,也无需过分的关注和激励,越是人迹罕至,越是荫翳蔽蔽,青苔越是青翠可人,越是盎然繁茂。

同为“初唐四杰”的王勃也写过一篇《青苔赋》,其中有“耻桃李之哲芳,笑兰桂之非永。故顺时而自竟,每乘幽而自李”的名句。顺时而自竟,乘幽而自整,点化出青苔的生命精神、青苔的生存哲学。顺时而自竟,是一种“隐忍不发”的智慧,也是一种“蓄势待发”的智慧。平素里不事不存,一旦时机成熟,也要绽放自身的姿彩,“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青苔是自然界中之至微者,非草非木、无果无根,但也莫轻视了它。它已在山川土石间隐生了数亿年,遍及热带、温带,甚至是寒带地区,一团团绿色的生存能力。它是大地的皮肤,它是自然的表情。一片青苔就是一个精微的世界。我曾俯下身,与它平视,凑近它,再凑近它。我的眼前,呈现出一片微型森林。细细的绒毛,林林总总;旺盛的脉络,盘枝错节,千姿百态,妙趣横生,各具华彩。近在眼前的那一团团绿莹莹、毛茸茸青苔,不由得令我想到眼下的“漫”、碧水轻流,烟云四散;想到汉字的“漶”,水汽弥漫,朦朦胧胧。

这个秋日的午后,我在椅子上足足坐了两个小时。这是独处的两个小时,也是与身边的阳光、树木、青草,以及青苔共处的两个小时。“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苍苔漫漶,任由青翠的苍苔染绿我的衣衫,染绿我的心情,也染绿午后的光阴,使我也终化成熟秋阳里一汪葱绿的苍苔痕迹。

“欠钱不还,你倒成大爷了。”何宏苦笑着说:“刘支书,天底下能找到你这种人吗?”“前几天还说还 10 个月的利息,领导一出面说成一年。”刘三喜仍然没好气地说:“拿领导压俺咋着?”“听我说嘛。”何宏心平气和地说:“前些天我看过洗洁剂的报表,效益很好。我跟着社领导汇报了这事。先付一年利息,满一年预付3个月利息,可以办理还贷手续。刘支书,这回满意了吧?”

“咋着俺都满意,反正贷的款都为洗涤剂厂盖房了。”刘三喜看了眼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的马自有,说:“这事他清楚,村干部半年多没领过一分钱。”柳林用眼神示意屠刚说话,他装着没看见,干脆把头偏向洪丽丝一边。柳林只得说:“屠厂长,谈谈你的看法吧?”

“柳书记,洪部长已经把把我的意见说了。”屠刚转过身来,笑容满面地说。“既然都说得差不多了,我提个疑问。”柳林说:“村里贷款为洗涤剂厂盖房,这是事实。洗涤剂厂承包人按合同办事,讲规矩,有道理。刚才我看了河西湾和农信社签的贷款合同,用厂房作抵押。屠厂长,你看这

利息可以,还多少钱减村里多少股份。老刘,你说句话吧?”“自有,你是村委主任,你表态。”刘三喜逼着马自有说话。

“柳书记说得对,俺们不能拿全县几十万农民的钱当儿戏。”马自有说:“村里出不了钱,没必要打肿脸充胖子,干脆把股份全让给屠厂长、洪部长他们算了。”

“你说的是个!”刘三喜急眼了。满屋子的人都笑了,笑容的含义大有不同。

“这也算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柳林看着屠刚,说:“自有的话代表一部分村民的意见呢。股份不减,你们两家商量着办。明天让你们厂的会计去农信社还利息吧?”屠刚不情愿地点头。

整整一个下午,屠刚都在琢磨柳林。入夜,他破例没去车间看望加班的工人,一个人躲在宿舍里不停地踱步。夜里10点多钟,工人们下班后说说笑笑离开厂门,厂区安静下来,不大一会儿工夫,他听到洪丽丝开门关门的声音,抬手敲敲墙壁,走到门口把房门拉开一道缝,洪丽丝穿着拖鞋悄无声息地溜进来。